

◎ 长篇小说卷

【无出路咖啡馆】

严歌苓

4 YANGELING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

严歌苓

严歌苓

■ FANG GELING

2008.11.1

【无出路咖啡馆】

严歌苓

Y A N G E L I N G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严歌苓文集·出无路咖啡馆/严歌苓著. —北京:
当代世界出版社, 2002.10
ISBN 7-80115-566-1

I. 严... II. 严... III. 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75170 号

书 名: 严歌苓文集·出无路咖啡馆
YAN GE LING WEN JI·WU CHU LU KA FEI GUAN
出版发行: 当代世界出版社
地 址: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(100860)
网 址: <http://www.worldpress.com.cn>
编务电话: (010) 83908404
发行电话: (010) 83908410 (传真)
(010) 83908408
(010) 83908409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: 北京海丰印刷厂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: 11
字 数: 280 千字
版 次: 2003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03 年 1 月第 1 次
印 数: 1-5000 册
书 号: ISBN 7-80115-566-1/I.86
定 价: 全七册 126.00 元 本册 1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!



▲ 1995 年严歌苓与丈夫在欧洲旅游。



▲ 严歌苓接受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许戈辉的采访。

▼ 严歌苓酷爱读书，在家中她几乎书不离手。





目录

1 ▶ 无出路咖啡馆

342 ▶ 严歌苓所获文学、电影奖项

345 ▶ 严歌苓出版年表

无出路咖啡馆

房间很小，一扇窗也没有。比我寒伦的公寓里那间浴室还小。一只日光灯被四面白墙反射，光线过剩。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有个长方形口子，室内的人能否得到足够空气就看它的了。你别想逃，不信你逃逃看。我像所有嫌疑者一样，对这间八平方米审讯室的头一个条件反射是：逃跑有多大的成功率？就算逃出这个门，还有门外长长的走廊，然后是个四通八达的大办公室，在那里你马上会失去东南西北。即使你走运，找到了出路，你也会在接待室被截住。接待室是一间明亮宽敞的大厅，公正而森严，架子摆得很大，挂着星条旗和联邦调查局的徽记。你最远能逃到那里。再远，大厅门口那个彪形卫士就会马上翻脸，叫你“站住！举起手来！”他会拔出手枪，叫你“到墙根那儿去！”然后枪口逼着你后脑勺，空闲的那只手便上来抄你身。那个场面比较没面子，我就真成了反面人物。

我此刻当然不是正面人物。从天花板上的方形口子里那监视器镜头里看，我大概有不少疑点。镜头中我脸色苍白，缺乏营养和睡眠，心神不宁且脑筋迟钝，如同大部分刚着陆这块国度的中国人。在镜头里我的白色羽绒服，大红围脖，冒牌“Levis”牛仔裤使我大致混得过去：一个超龄留学生，像大多

数亚洲女学生一样，留着最省钱的发式——披肩长发。不过，你别想轻易混过去，没那么简单。

我看了看手表，十点半。那么就是十点二十分。我的表总比正确时间快，是增加紧迫还是虚设从容，我也搞不清。我在那张坐过杀人纵火抢劫强奸贩毒嫌疑者的椅子上坐了下来。一张丑陋的椅子，一坐上去便让你陷入被动和劣势。它的扶手上包着假皮革，上面有一道道划痕。是那些窘迫不安的手干的。什么都干得出的手，坚硬肮脏的指甲在上面刻划，同时是谎言、狡辩、不得自圆其说，这上面或许将添上我的指甲割划。我的手也什么都干得出：一小时前，在书店里把一本课堂急用的书塞进了羽绒服的大口袋。我买这件不合身的羽绒服，就图它有两个巨大的口袋，使我的书本开销大大减少。我的落网很可能和我在书店的不良表现有关。

除此之外，我看不出我有什么破绽。

门开了，进来个男人，一个标致的小伙子，头发火红，梳成保守、可靠的偏分，脸色新鲜，带一股得当的科隆香气。他向我伸出手：“对不起，让你久等。”他的京腔一点儿调也不跑。我把手给他握，我的微笑不太好，有点魂飞魄散。审讯者的漂亮是个冷不防。他比我认识的所有美国男人都漂亮，声音纯净，笑起来白牙如光亮那样一闪。而且他很年轻，最多三十岁。不过，你别忘了你在哪里。我看不透：是因为他牙齿特别整齐，才使他的笑容格外健康呢，还是由于一副健康的笑容而使他的牙显得异常整齐。你别忘了他是你的审讯者。

我接过他递上来的名片。名字是“理查·福茨”，职务是“特别侦探”。更准确的称号应该是“特务”或“便衣”。

便衣福茨替我脱下羽绒服，接过我的红围脖。这套动作他做出一些体贴来，像个男主人接待他的女客人。别这样想，他这是在缴我的械。我目送他抱着我的衣服出了门，两分钟后回来了，告诉我：“替你挂到衣架上了。我办公室里。”

我说：“谢谢你。”你就是不剥走我的衣服，我也逃不了。

他解开深蓝西装的纽扣，松了松黄地黑点的领带。对我说：“这里热得不像话。你热不热？很无聊——冬天比夏天热，夏天这里要穿件毛背心。有什么必要？夏天这屋里非常冷，豪华的冷，奢侈的冷！”

“是吗。”你夏天在审谁？

“你该看到芝加哥的夏天。为了它一个夏天，我们情愿忍受它三个冬天。芝加哥的夏天只有四个月，其余三个季节都是冬天。”

我笑了笑。他一年四季都这样，在这屋里一团和气地坐在审讯者的位置上。他的审讯都是从东拉西扯开始。从很好的笑容开始。这是个年轻的笑容，很高兴自己活着的年轻的笑。他打开抽屉，拿出一个档案夹，目光从左往右扫，一趟一趟扫下来。然后他合上它，两个小臂压在上面，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在封面上轻轻弹动。开始是一个节奏，渐渐，成了另一个节奏。气氛迅速改变了。这段沉默并不长，顶多几十秒钟，但他要的效果有了，他要我如坐针毡。

我如坐针毡地一动不动。突然我意识到，我的手指甲深深掐进了椅子扶手的假皮革。

“你一定很好奇，我怎么会请你到这里来。”他略略偏着脸。他让我感到，他非常喜欢自己正做的这桩事。他弹着手指说：“要我，我就会很好奇。”他开始从这桩事里得到娱乐。

“我的确很好奇。”我一共偷窃过十二本书，一瓶阿斯匹林和一个针线盒。半年中，一共就这些。

理查又笑了。这笑从蓓蕾到彻底绽放的整个过程都给我看见了。他说：“安德烈的眼光很好。你明白我说什么吗？”

“安德烈？”我当然知道你在说什么。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”

“安德烈·戴维斯。没错吧？”

“噢，你是说安德烈·戴维斯。”有人叛卖了他？还是他叛卖了我？这是一场怎样的麻烦？

“他眼光不错。”理查说。他稳稳地看着我，身体却不很老实。他坐的原来是把转椅，他向左边转二十度，再向右边转二十度。不管他是怎样个角度，他的目光始终把我罩住。他的蓝色目光。他在档案夹上轻弹的手收在空中，很突然的。“安德烈·戴维斯和你是什么关系？”

“朋友。”你以为呢？当然不只“朋友”。

“正儿八经的男女朋友？”

“就是朋友。”

“戴维斯先生说，你们是正儿八经的男女朋友。有婚姻趋向，在美国被看成正儿八经的恋人关系。”

我看着他，说：“噢。”

这个特务的意思是，美国的男女关系多种多样，通奸之外、不伤风化、发展不快不慢、偶然同居的这种，叫正经的。除此之外，都是胡来。

“你们真的相爱？”他一下子停止了转椅的动作。面色有了些焦虑。在这种地方，说这样的话题，他也觉着别扭。

我想了想：说：“嗯。”我能说什么呢？

我突然发现不对劲了：便衣福茨像个真正操心我进步，关注我操行的团支书。我曾花出去七年时间和一个团支书作对。我将两臂往胸前一抱，说：“怎么了？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。”我笑了笑，二郎腿轻轻晃了晃。从天花板的镜头里看下来，我或许有一点儿放荡。

“就是说，你承认你和我们的外交官安德烈·戴维斯正式开始了有婚姻趋向的恋人关系？”

“嗯。”我怎么知道？我又没有想过给它定义。你到底想拿我怎样？十二本书的偷窃和安德烈有什么相干？“我不知道你对中文里‘恋爱’这词的理解，是否和我完全一致。”

“可以再给你一个定义，”他说，“你在和美国外交官安德烈·戴维斯的交往过程中，是否谈到过结婚？”他口气一粗，“谈到过，是吧？”

“好像是。”

“是，还是不是？”

审讯是这样开始的。特务福茨是这样笑咪咪地开始审讯的。

“是的。”

他的笑一下变得松弛了。他体内也是一阵松弛：得到了我的第一步供认。“好。这就明确了。你看，我们指的正式恋人就是指的这个。”

我还是看不出我的祸闯在了哪里。

“不可以和安德烈·戴维斯谈恋爱吗？”

“呕，”他说，“欢迎你和他谈恋爱！我给你错觉了吗？你怎么会觉得我反对你们的恋爱呢？”他肩膀耸起，两手张开。他的肢体充满表达。“戴维斯先生是个杰出的外交官，二十三岁刚出学校苗头就很好。当然欢迎你和他恋爱。他的中文怎么样？比我的怎么样？”

“他能背古文。你知道，中国古文。”别以为我想拿他镇住你。你脸上有了轻微的酸意，极轻微的。

理查忍着妒忌笑了笑说：“我听说他会唱不少墨西哥情歌。”他说着拉开抽屉，眼睛在里面略一搜索，然后又回来，看着我。抽屉里一定有安德烈·戴维斯的资料，他刚才显然来了个紧急补习。“你听他用德文朗诵过《浮士德》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从来没听过。即便安德烈乐意对牛弹琴，我也无从知道那便是《浮士德》。

“对了，他一定告诉了你，他当过兵。”

“没有。”他当然告诉过我。

“他居然没告诉你这件事？”理查的肢体语言表示他大致不

6 相信。“他当过兵！在上大学之前，他当了三年步兵。美国军队提供上大学的费用……”

“军队付学费？！”

我此刻的兴趣很真切。就是从天花板的镜头一眼看下来，也看得出我对“学费”二字的敏感，劲头很大。我对和钱有关的信息都劲头很大。

理查说：“你们中国军队没有给你一笔钱吗？哦，是说，你退伍的时候？”

我的心跳错了一个节拍。原来他在这儿埋伏我；他句句话都不是闲话。我告诉他，中国军人退伍会得到一笔钱，一个美国人不屑的数目。我还告诉他，我们是穷人的队伍。

“不过你不同啊，你是军官。军官会有一笔不小的钱吧？”

“记不太清了。”我记得很清楚：一千四百块，叫做“安家费”。

他看着我，眼睛很快乐。他说：“够买五辆自行车。”他挖苦成功了，快乐变得明目皓齿。

“六辆自行车。”

他说：“那得看什么官了。”

我说：“那得看什么自行车了。这算不算你有兴趣的情报。”

“别叫它情报嘛，纯粹是我个人的兴趣。可能你猜出来了，我是个中国迷。”

“这不用猜。”在人自我吹捧的时候，我一向比较合作。

“中国军队是个特殊的部队。自给自足。”

我说他对极了，他对中国的理解一点儿也用不着我帮忙。他又来个明目皓齿的快乐。即便是特务，他也是个心地明澈的特务。他无非让我明白，蒙骗他不大容易，甚至是相当艰巨的一桩事。假如我蒙骗他，我可不是故意的。我喜欢对陌生人口是心非。尤其对一个上来就是对立面的陌生人，尤其是，他很

可能发展成一个对立面的老熟人。

二十分钟了，这个人到底想拿我怎样？

“你和安德烈·戴维斯是怎样认识的？”

“在地铁站认识的。”

理查蓝汪汪的眼睛满是等待，等待我更正自己。我告诉他我当时在地铁站等一个朋友，安德烈也在等他的朋友。“那是你们第一次见面？”

“第一次。”那是第三次见面。

理查往本子上刷刷刷写着，要把我的不实之言落实下来。我得挺住，一口咬定的东西就接着咬。你又不缺这方面的见识。我六岁就见识过类似的局势。我那时多沉着。审讯者比这位态度坏多了，手里一根真正的军用皮带，铜带钩碰击出危险的金属声响。它每响一次，父亲和母亲就一块儿眨眼。铜头皮带一声“丁零”，父母就出来了谎言，再一“丁零”，立刻又是真话。我的谎言却贯穿一致，毫无矛盾，并圆润流畅。那句谎言是什么，已不必去记忆，只记得它给了我提前三十年的成熟。

“再好好想想，”理查·福茨说，“你能确定那是你们的第一次见面？”

“我确定。”

我看着清澈的蓝色眼睛。很早很早，我就学会，先去找对方的眼睛，深入无论怎样聪明、狡黠、阴险的眼睛，深入，深入，找死那样，猎物看着黑洞洞的枪口那样。我直视他的眼睛告诉他，如果他认为我的话缺乏可信度，他不必客气，尽管推翻。

“你不愿再好好想想吗？”理查问我，眼睛窄起来，如同画家虚起目光以便能更透视地去看眼前的画面。他等于告诉了我，他已掌握了更确切的情报。谁出卖了我？安德烈？还是阿书？或许他们在我今早出门后已找了安德烈，套出了口供，而

8 安德烈已联络不上我，无法与我同谋。我心一横：不去管他，我抵抗我的。

“人的记忆花招很多。”我对理查说。改口讲英文，讲这类似是而非的话拿别人的语言更少些品德上的负担。

微笑完全没了，理查·福茨以微微光火的动作打开档案夹。他目光在一页上迅猛地划过几行字，抬起头看着我。

他改用英文说：“就是说，根据你的记忆，你煌外交官安德烈·戴维斯的认识始于地铁站？”

你看，他在讲他自己的语言时多么锋利！理查·福茨的多礼、温和、单纯是别人的语言给他的风貌。回到他自己的语言，他是个才干卓著，体现美国式效率的优秀特务。我大致相信他下一秒钟会彻底拉下脸，对我说：“你被指控为中国军方间谍嫌疑，你现在的每句话，或实话或谎言，都将有后果。”

我在书店里手脚不干净，看来没有什么不良后果。不然为那点渺小的贪图受 FBI 的处理是比较难为情的。

我说是的，是在地铁站。在美国半年，我起码知道，杀人放火，只要拼死抵赖，出路总会有的。我说完局面就僵了。理查把纸页翻出烦躁的声响，我呢，我去看空白的四壁。昨天下午我在教室里看见理查·福茨的便条时，并没想到会有这间密不透风的审讯室。便条上写“请务必在明天上午十点到杰克逊街×××号××层来一趟。希望我们会有一次愉快的面谈。”当时我的反应是：寄出的无数份求职信终于有了回复。理查·福茨是用中文写的便条，他向系里的值班秘书临时要了张打字白纸，就地写的。写完便交给了秘书。秘书是五十多岁的女人，离罪恶最遥远的良民。她对我说她对不住我，因为她完全无意地瞄了便条一眼，“杰克逊街×××号”这几个英文字是它们自己进入了她的眼睛。她突然左右前后看看，问我是否知道杰克逊街×××号是什么地方。我说我怎么会知道。她从椅子上尽量够我的耳朵，声音很轻但每个音节都吐得很卖力。她